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缘起、矛盾及对策

栗 锋

(湖南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基于数字化生存的信息人是由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过渡所凸显的社会关系形态,是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活动主体。信息人的生成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不断深化,具体表现在网络对起点范畴、中心范畴和中介范畴的深层影响。信息人的境遇规定并反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包括虚拟与现实、平台与主体、主流与分众、工具与价值的矛盾。信息人的培育要围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展开,着力改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过程和环境。从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探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矛盾及对策,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兴起、矛盾何在、如何“坚持在改进中加强”三个问题作出新的系统回答。

关键词:信息人;数字化生存;互联网时代;现实的个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3)06-0013-08

1996年美国“数字教父”尼葛洛庞帝预言人类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将在高度虚拟化的环境中完成包括学习、工作、生活等多种行为交互与信息交流,这种状态被界定为数字化生存。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人类信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关键和知识增长点。习近平指出,“现在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1],“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2],“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形态、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如骆郁廷认为其具有区别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4]。学界

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主要从工具论、转化论、环境论、虚拟实践论和全新价值教育形态论等5种视角给出相应定义^[5]。横看成岭侧成峰,既有的丰硕成果均具有一定合理性,网络催生各式各样的虚拟交往实践,可以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环境和新形态,但是以上观点都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现实的个人”的生产生活所演绎和派生出来的结论。探寻并求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就要明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彼此相异的现实根源,透析“现实的个人”生产生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的历史变革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影响。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的“信息人”是构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时空纽带,有望成

收稿日期:2023-08-2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年度重点课题“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数字化生存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研究”(XJK23AGD009)。

作者简介:栗锋,男,湖南怀化人,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为建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元概念”。

一、信息人的生成: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以及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向“网络”的转型,表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与时俱进、因事而化、因势利导。同时应当看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本质并没有改变,总结“信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以及对“信息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旨在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把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自从美国学者兰卡斯特提出“信息人”概念以来,学界对“信息人”以及“网络人”“赛博人”“电子人”等相关术语的讨论集中在传播学、科技哲学、信息管理学领域,强调“信息人”是由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过渡所凸显的社会关系形态。^[6]把“信息人”概念引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依据是马克思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并非“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信息人”的生成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信息人”已然是 21 世纪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活动主体。知识借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助力,以“信息人”的生成成为线索,揭示互联网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深层影响,有利于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兴起作出新思考。

(一)信息环境:网络成为影响思想与行为的最大变量

网络社会崛起及其物质基础构成“信息人”数字化生存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互联网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逐步建立起基于“信息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革。思想与

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泛在信息环境下网络成为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最大变量。从思想层面来说,网络社会把人卷入“无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空间”所耦合的信息时空,即时交互的海量信息不断涌向思想主体,思想客体从纯粹的物理世界转向信息化的人工自然。“信息人”便于积累感性材料,接触各种观点和思潮,思想活动具有高度能动性、开放性和易感性,思想形成过程容易出现“信息迷航”,滋生“信息焦虑”,陷入“信息迷雾”。从行为层面来说,“信息人”串接起立体化、大规模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开辟出一个数字化、符号化的“虚拟世界”,虚实交融、跨越时空的网络行为兼具隐匿性和公共性,网络成瘾、散布谣言、赌博、诈骗等个体和群体失范行为屡见不鲜。监控资本主义的铁幕随之落下,数字泰勒制助长非物质劳动对物质劳动的霸权,算法工具把“信息人”的劳动强度逼近生理极限,影响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从思想与行为的辩证关系来看,思想如何为客观世界所影响以及思想怎样支配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与行为具有客观规律性,人“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7]73}。“信息人”数字生活印记把思想与行为的关系通过理论思辨导入科学实验领域,即对思想与行为特征进行大数据分析,运用网络行为数据演绎和验证思想变化,实现数智赋能和精准画像。

(二)信息主体:网络重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关系

人是创造、拥有、获取、利用和处理包括遗传信息在内的一切信息的主体,互联网时代的人被信息化的界面和空间包裹,充分彰显自身作为信息主体的价值和能力,是名副其实的“信息人”^[8]。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中心范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关系既

是教学活动的内核,又是教学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师生间的信息交互和意义建构。网络社会崛起背景下师生主体间性的互动关系出现新变化。一是师生主体间对信息互动场域的认知有差异,学生网络价值观趋于个性化、多元化。泛在信息环境下教学主体交往更加便捷、自主,教学环境也更为复杂多变。师生作为信息主体都处于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但是涉网用网的程度和倾向不同。与教育者相比,Z世代青年是网络世界原住民和重度依赖者,价值取向更容易受到网络社会影响,价值观念呈现出超前性和异质性特点,其主体意识大为增强,追求“自我”个性化的表达和发展。二是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主客体关系进一步弱化,师生主体间互动关系趋于平等、相互制衡。泛在信息环境解构教师这一知识供给者的权威角色,丰富的、对称的信息资源极大拓展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受教育者从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建构者,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三是师生主体间虚拟互动催生“不在场”的人际交往,教学信息转换趋于符号化、非情感化。互联网时代教学信息介质从言语、文本转变为多媒体和网络超文本系统,师生间线下直接交往减少,而“陌生人世界”的线上间接交往过滤了可感可触的物质性联系,教学过程难以激发直抵内心的情感联动体验。

(三)信息实践:网络牢牢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

技术是人本质力量的延伸,网络技术同样如此。信息化社会对人类的实践形式和内容不断拓展,在传统“物质能量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数字建构、万物互联的“信息实践”,信息主体消耗自身脑力从事信息搜索、利用、传递和创造性活动,特别是以非物质劳动参与人机互动和人机共融,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遵循的方针、原则属于中介范畴,

如疏通与引导、言教与身教、教育与管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信息实践的普遍化和场景化意味着网络技术如同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把网络牢牢地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要促使受教育者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内化与外化,建立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就必须重视网络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的密切联系。在实然层面,网络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范畴注入新内涵。网络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范畴运行的全新场域和载体,唯有主动贴近学生信息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范畴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如借助网络游戏的“积分系统”“勋章系统”“排行榜系统”设计开发反馈激励和教育管理机制。^[9]在应然层面,受教育者在信息实践过程中比以往更加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范畴的导向引航。信息实践主导的网络社会人的在场形态多样化,理性的自我被信息的海洋浸润,人的个性日益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的规定性,由实体统一的自我走向碎片化的自我。警惕信息实践“离身”发展趋势,防范网络侵蚀主体性的风险,关键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范畴在网络社会扎根发芽,关注学生情感、意志、信念等非智力因素培育,确保受教育者身心一体、主客一体。

二、信息人的境遇:辨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

矛盾贯穿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矛盾是一定社会和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应有”要求与人们“实有”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也发生了改变。由于社会现实发展需要和个人精神发展需要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互联网时代“信息人”的生成表明思

想政治教育的时空与人的现实生活朝着网络化转型,既有研究从网络人机互动、网络自我互动、网络人际互动等视角来归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分别概括出“人的网络生活需要与互联网技术制约”“网络空间身体缺场与精神观念在场”“现实自我弱主体性与网络自我强主体性”等具体矛盾^[10]。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精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脉动,全面、科学地总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须臾不能脱离“信息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境遇,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何在作出新判断。

(一)场域二重化:虚拟与现实的身份矛盾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想活动和存在方式植根于实践,恰如列宁所总结的“人的实践=要求(人的需要)+外部现实”^[1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且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指向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信息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的实践形态和存在方式发生虚拟化转型,“信息人”通过虚拟实践在现实世界基础上构建不断入侵和改造现实的虚拟世界(如“元宇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场域涵盖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随着人对数字身份认同程度的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两难困境”。一是鉴于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激发“人的需要”的难度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日益难以满足个人被网络放大的“微观诉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要求人的思想符合社会现实发展需要,而数字身份为人们掩盖、逃避社会现实构筑坚固屏障,让人沉浸在网络世界“游戏人生”。从“面”上展开的集体主义教育,如集中宣讲、集体班会、形势报告等,与“信息人”多元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存在矛盾。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外部现实”,虚拟世界与现实

社会存在巨大差异,网络空间的数字身份异化衍生出思想政治教育新问题,比如人机矛盾、人际矛盾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虚拟世界人的思想行为关系研究还不彻底,与网络育人实际需要存在矛盾,如数字身份的内化和外化规律有待揭示,通过网络空间对人的思想施加影响进而改变行为的具体机制有待澄清。

(二)资本数字化:平台与主体的隐形矛盾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表征一定社会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塑造每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精神幻象。资本根据增殖需要向互联网空间扩张,通过信息平台的资本积累和商品化把虚拟空间纳入“数字拜物教”的世界历史图景。资本数字化造就平台资本主义,进一步强化商品世界的迷惑性、抽象性和胁迫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颠倒的、倒立着的”物化世界。从思想政治教育个人化视角来看,信息平台塑造主体的虚假需要,削弱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网络技术平台对人的日常生活介入程度越高,主体越无法远离被制造出的“无穷无尽的需要”。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俘获目标受众,主体的信息行为源源不断地为平台生产注入数据原料。“一对一”的广告推送和商品展示更有效地执行消费支配生产的逻辑,信息生活异化为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费和内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使主体意识到平台资本正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剥夺其自由时间,重置和恢复人的非生产性时间,用于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真正把自由时间复归人类自身^[12]。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视角来看,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信息平台的技术垄断和控制,在网络社会实施数字殖民和价值观输出。互联网的跨国性与扁平化一度引发人们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期待,但是这个看似“无中心、无疆域”的虚拟世界所呈现的不过是“自由民主的幻象”,其形成基础仍然是信息技术垄断国的利益需要。“自由数字世

界”的意识形态话语诱导网络用户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产生向往,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产生抵触,目的是使主体潜移默化地服从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

(三)思潮多元化:主流与分众的趣缘矛盾

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社会思潮表征着社会心理情感和思想舆论,其本质是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要求的独特意识形态形式。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人际交往超越临近时空的特定血缘、地缘关系,从终端连接发展到大数据算法支撑的趣缘连接,形成以兴趣部落为中心的虚拟社区。互联网时代“信息人”的数字化生存和圈层化社交,驱动网络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传播的扩音器。一方面,网络多元社会思潮传播给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挑战。当下颇为活跃并受到关注的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泛娱乐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些思潮在网络空间扩散、交锋、叠加。多元社会思潮的主张和性质存在差异,蕴含不同的政治目的和价值诉求,但是,其实质都是企图利用网络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修正乃至颠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13]。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抵制错误思潮是廓清思想迷雾、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法。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信息人”分众化发展趋势存在矛盾。经由算法推荐和用户标签设定,人们基于相同的兴趣爱好进行信息交互,构建具有亚文化特征的趣缘社群。不同趣缘标签下形成“信息茧房”,社群内部出现意见领袖并对普通成员的话语进行操纵,最为典型的是“饭圈”文化。网络亚文化的排他性、扩张性,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权威性存在张力。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使“信息人”破除思维陷阱、主

动跳出圈层,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持续关注的时代课题。

(四)媒介景观化:工具与价值的理性矛盾

传播媒介是承载和传递信息的物质工具、技术手段,在参与建构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打造人的意义空间。从语言、文字、印刷、电子到网络媒介,人类社会交往发生了革命性飞跃。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开发传播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如美国就把大众传媒视为“第四政治权力”,借助好莱坞电影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媒介通过对信息的编码、译码刷新人的感官系统来影响人的理性思维。互联网时代“信息人”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把网络媒介作为感官延伸的生命体验。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次,其中工具理性强调“怎么做”,寻求利用各种手段达到预期目标;价值理性强调“做什么”,对主体行为进行选择、反思和调适。网络空间在资本推动下融合现有的各种媒介和技术,堆积出一个由短视频、朋友圈、在线直播、微博热搜等传播方式组装起来的视觉化媒介景观。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为对抗“躺平的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等社会偏见,在社交平台超越学生身份和校园生活构建“他者”形象,以“另类”面目反讽权威文化和主流文化,比如把宿舍作为娱乐恶搞、吐槽分享的背景板,把图书馆呈现为恋爱、表白的打卡地。这种戏谑的表现方式、僭越的语言表达迎合着算法推荐的流量逻辑,在博取大量关注的同时不断固化着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青年群体试图利用网络媒介的镜像狂欢摆脱来自现实社会的身份凝视,却进一步被媒介景观社会带来的自我欢愉和感官刺激裹挟。网络媒介的“算法至上”“流量为王”,与信息主体的“身份固化”“价值迷惘”形成鲜明对照。“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14],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主体进行价值选择与实现的突围路径。

三、信息人的培育: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10}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阶段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信息人”的生成过程和生活境遇,旨在抓住根本、切中要害地培育“信息人”。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引领“信息人”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克服网络社会工具性依赖,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把“信息人”作为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纽带,针对性改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过程和环境,有的放矢地实现网络思想政治目的,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坚持在改进中加强”作出的新探索。

(一)立足现实,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延伸与发展,其中“延伸”是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法纪教育等教育内容移植到网络空间,如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网站,通过超星、雨课堂等教学软件录制思想政治教育慕课、微课等。为解决“信息人”虚拟与现实的身份矛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包括网络价值观教育、数据安全观

教育、信息素质教育、网络交往教育、网络法治教育、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网络价值观教育着重解答“网络是什么”“网络有何价值”等问题,要求正确看待网络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意义,养成积极、健康、文明的网络生活方式,使网络成为促进人类解放的工具。数据安全观教育着重解答“数据安全是什么”“如何维护数据安全”等问题,强调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重要性。信息素质教育着重消除信息生活盲目性,提高人们网络搜索、甄别、提取、利用信息的能力。网络交往教育着重解答“网络交往是什么”“如何开展网络交往”,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正确看待网络婚恋、交友等虚拟交往活动,倡导身心在场的自主性交往。网络法治教育着重培育网络空间法治观念,明确“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依法规范网络信息行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着重解决“信息过载”“信息窄化”“信息污染”等带来的心理问题,围绕网络思想倾向和行为偏向对受教育者开展心理辅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发展绝不意味着淡化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向网络“延伸”始终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聚焦主体,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联结的信息中介,是教育者为实现教育目标在认识和影响受教育者思想与行为过程中采取的操作方式和手段,具体可分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和调节评估方法三大模块^[15]。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基于网络平台认识和影响受教育者思想与行为而采用的各种方式与手段。应围绕解决平台与主体的隐形矛盾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消解平台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影响,使信息主体把自由时间用于促进自我发展、丰富自我意义世界。一是认识方法的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包括

回溯记录法、数据画像法、预测决策法。回溯记录是直接观察受教育者网络生活日志,获取其思想信息状态;数据画像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思想信息进行深加工,为定制学习资源、精准资助贫困学生等提供依据;预测决策是结合回溯记录和数据画像对受教育者思想异常情况进行风险预警、干预。二是实施方法的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包括混合式理论教育、沉浸式实践教育、量化式自我教育。混合式理论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融合多种教学资源和形式开展泛在自主学习;沉浸式实践教育是虚拟仿真体验式教学,打造身临其境、回到现场的在线课堂;量化式自我教育是由大数据平台向每个学生提供可视化的网络生活记录和学习提示,引导其自律自学自立。三是调节评估方法的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方法包括实时反馈法、检测更新法和持续追踪法。实时反馈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保持一对一的交互,借助大数据平台双方均可实时跟进、研判教育成效;检测更新是基于实时反馈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和学习效能指标;持续追踪是借助区块链技术锚定受教育者的成长轨迹,关注其毕业以后的社会职业表现,据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措施和方案。

(三)引领思潮,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把社会和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应有”要求转化为人们“实有”思想品德水准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把一定社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转化为人的思想品德素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当面向“信息人”在网络空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要围绕解决网络社会主流与分众的趣缘矛盾,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和多元社会思潮发展现状,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基础上坚决抵制错误思潮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即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社会思潮和网络文化建设。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的内化阶段,要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社会思潮,增强受教育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现实性、渗透性和生动性,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和信息优势地位;净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有害信息,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揭露和综合治理,健全社会思潮传播内容的分类审查制度。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外化阶段,要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引导受教育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性地吸收各种网络亚文化的积极因素,使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帮助受教育者拓展交流空间、实现破圈交往;坚持“内容为王”,融入时尚、艺术等现代元素以打造网络文化精品和育人品牌活动,通过思政“快闪”视频接力、真人虚拟图书馆主题分享等新形式,创设受教育者积极对话、主动探求的行为场景。

(四)巧用媒介,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是内在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广义上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在狭义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塑造的能动性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环境要素。要解决媒介景观化反映的工具与价值理性矛盾,既要优化网络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条件的工具环境,又要激活网络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的价值环境。从工具环境维度来看,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普遍的、自发的。倘若为消除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直接对受教育者实施环境隔离,显然不符合网络社会崛起的现实背景。而营造天朗气清、和谐有序、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生态,把网络空间建设成为人民精神家园,则是优

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必然选择。若要摒弃网络空间的垃圾信息和污泥糟粕,唯有提供更多优质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达到激浊扬清、除恶扬善的目的。教育者可以借助网络媒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知识普及和时政评介,探索内容主导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从价值环境维度来看,一要在网络空间营造集体学习情境,引导教育者充分发挥网络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建设符合信息主体身心特点和认知特点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库、议题集和微课程;二要在网络空间营造认知情境,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者网络媒介素养,使其从传统把关人向信息引导人转变,打造一批校园“思政网红”和“意见领袖”,以及时回应网络热点和突发舆情,并针对“后真相”传播特点解答受教育者的内心困惑。总而言之,要把营造集体学习情境和认知情境有机结合起来,驱散受教育者的价值迷惘,探索主体凝聚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参考文献:

- [1]刘少华.习近平纵论互联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2-16.
-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4.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0.
- [4]骆郁廷.吸引、判断、选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120—131,160.
- [5]谢玉进.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再界定与研究深化[J].思想教育研究,2022(5):56—61.
- [6]王诚德.“信息人”:一种新物种的起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9):89—92,70.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傅松涛.信息主体、学赋人权与终身学习[J].学术研究,2003(5):95—98.
- [9]冯刚,王栋梁.思想政治教育反馈激励机制的构建:基于游戏系统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7(8):21—25.
- [10]谢玉进,赵玉枝.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矛盾及其新要求[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1):149—153.
- [11]列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3.
- [12]姚文杰.自由时间: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域[J].思想教育研究,2020(6):21—25.
- [13]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106—114.
- [14]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5.
- [15]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5.

[责任编辑 杨年保]

The Origin, Contradic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urvival

SU Feng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person based on digital survival is a form of social relations highlighted by the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network society, and is the main body of ideological activities in the Internet era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person deepens the scop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eep influence of network on the starting point category, the central category and the intermediary category. The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person defines and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ity, platform and subject, mainstream and mass, tool and values.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person should focus 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 method,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origin, contradi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digital exis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new systematic answer to the three questions of why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ose, where the contradiction is, and how to “persist in improving and strengthening”.

Key words: information person; digital survival; Internet age; realistic individual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